

《当代学术语境中的杜威》丛书

一位真正的 美国哲学家

美国学者论杜威

王成兵◎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B712.51/7

2007

《当代学术语境中的杜威》

一位真正的美国哲学家

——美国学者论杜威

王成兵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位真正的美国哲学家：美国学者论杜威/王成兵主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11
(当代学术语境中的杜威)
ISBN 978-7-5004-6536-2

I. 一… II. 王… III. 杜威, J. (1859~1952) - 哲学
思想 - 研究 IV. B71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74596 号

责任编辑 冯春风
责任校对 王 娜
封面设计 福瑞来
责任印制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0

插 页 2

字 数 252 千字

定 价 2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主编前言

王成兵

杜威哲学的当代意义是学术界关注较多的重要论题，也是我个人很感兴趣并愿意下功夫研究的课题。如今关心杜威及其思想的人们不可避免要思考的问题是：杜威思想在 21 世纪的当代价值何在？离开人世半个多世纪的杜威在 21 世纪将会以怎样的方式发挥自己的影响力？面对着大量的第一手和第二手文献，我们将如何解读杜威的文本并重新提炼出杜威哲学研究的重要论题？等等。《当代学术语境中的杜威》就是力图从多元的视角去反映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和理论立场的学者在当代语境中对以上问题所做的多方位和多层面的思考。

《一位真正的美国哲学家——美国学者论杜威》是《当代学术语境中的杜威》丛书的一卷。“美国学者论杜威”是想表明本文集集中反映了美国当代学者对杜威思想的当代价值的有代表性的思考；而“一位真正的美国哲学家”则是既想强调杜威在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乃至整个美国哲学中占有的无法替代的地位，也想说明只有从这个基本判断出发，我们才能够切实理解杜威哲学的当代价值，也才能够把握当代学者对杜威思想的基本评价。也可以说，只有作为真正的美国的哲学家，杜威才有世界性的影响；也只有作为美国的思想家，杜威思想的影响才能够复兴，杜威思想的当代价值也才能够得以体现。

尽管《一位真正的美国哲学家——美国学者论杜威》选用的文章基本上对杜威哲学的当代意义持正面的立场，作者也都是当今美国杜威思想研究领域中非常活跃的学者，然而，读者们仍然能够发现，在这些来自同一个国家、具有相近的学术立场和文化传统的学者们中间，对于杜威哲学的当代价值的理解依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我看来，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首先，作为一位长寿并多产的学者，作为一名学术兴趣多样、兴奋点和关注点多变的学者，杜威本人的思想处于不断更新和变化之中。其次，全球化培养了多样性的视野，全球化时代也鼓励多角度和多层次的讨论和处理问题的方式。在这种大语境下，即便来自同一种文化和哲学传统，即便对一事物具有相近的立场和态度，人们的思维方式、话语方式等依然有着很大的差异。这也决定了当代人可以对杜威进行多样性的解读。最后，本文集所重点阐述的杜威的见解，如杜威的社群和共同体理念、杜威的技术哲学观、杜威思想中的后现代成分，等等，都需要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的学术语境中加以理解，这需要一个消化和提炼的过程。

全球化肯定鼓励文化交往，但是文化交往并不是各种文化一脸灿烂的握手言欢，它必然是各种文化的激烈碰撞。在这些碰撞和冲突中，东西方文化和哲学相互影响和相互塑造，这也就产生了文化和哲学对话的必要。而东西哲学和文化能否对话以及如何对话，则成为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安乐哲教授在文章中对杜威哲学和儒学的对话的可能性以及对话方式的深入思考，至少为我们看待中西哲学和文化的比较研究问题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的路径和可供进一步研究的个案。也许一些读者不同意文章中的某些具体观点，但是，作为一位在西方的中国哲学和文化研究领域中有很大影响力的学者，安乐哲教授的观点和思路值得我们关注。

学术研究离不开文本。我们有时往往因为文献过少而感叹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可是，当37卷的《杜威文集》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自然为杜威如此高产而赞叹，与此同时，即便专业的研究者也会为如何从几十卷的第一手文献中发掘出新的论点和办法而大伤脑筋。因此，如何在尊重文本本身和发掘文本意义的张力关系之间保持平衡，就成为对杜威思想的当代意义研究中一个无法绕过的环节。雷蒙德·伯依斯沃特教授的《杜威的哲学的改造》是一个典型意义的文献分析论文，它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当代美国的杜威哲学研究者们是如何去解读杜威的文本的。比如，雷蒙德·伯依斯沃特教授在文章中提出，杜威的思想包含了对知识论上的旁观者的观点的批评，杜威思想中具有“后现代”的特色，这种解读方法以及结论肯定有别于对杜威哲学的传统的理解。

本文集还试图在各种学术关系中突出杜威思想的当代价值。各位专家就杜威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的关系、杜威哲学与新实用主义哲学的关系、杜威哲学与其他古典实用主义的关系所展开的讨论，展现了杜威哲学的多样性的特色。需要特别提出的是，杜威对当代欧洲哲学的影响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相对较少的方面，文集中关于杜威思想与福柯思想的联系、杜威思想与欧洲后现代主义的关系等问题的讨论，对我们拓展思路无疑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总之，缺少了当代语境意识，就谈不上对杜威文本的当代意义的解读，也不可能去真正把握杜威哲学与现代哲学的关系；没有在当代语境中对杜威文本的解读，就无法真正理解杜威思想中的当代意义，从而也使得杜威哲学的当代关系的背景无法成立；离开了对杜威思想与当代哲学的学术关系的把握，就谈不上对杜威哲学的当代语境的感受，也谈不上对文本的深刻解读。我很希望围绕这些要素所选择的这些文章展现给大家的是一个丰富的而不是贫乏的、多样的而不是单一的、有活力的而不是死气沉沉的

杜威。

在我的计划中，《一位真正的美国哲学家——美国学者论杜威》是我对杜威思想的当代意义研究工作的第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我真诚地希望这个工作能够开一个好头，帮助大家杜威哲学的当代意义展开更多的思考。

序

刘放桐

北京师范大学王成兵教授告诉我，他选编的关于杜威哲学的当代意义研究的文集《美国学者论杜威》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约请我给这个文集写一个序。

如何理解杜威的哲学的现当代意义问题，尤其是在西方哲学的现代变革以及马克思的哲学变革这个大背景下重新理解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哲学理论的根本意义以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是我近年来总在思考的问题。就这个机会，我把个人的几点初步想法提出来，供大家参考。

第一，杜威哲学的根本意义是对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强调。

杜威的实用主义学说是皮尔士和詹姆士的实用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如何看待杜威哲学的根本意义，实际上要涉及到整个美国实用主义的一般意义，即知道回答什么叫做实用主义。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实则相当复杂的问题。

说其简单，是因为与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众多德国哲学家那种刻意追求严密完整的体系、以致使其理论显得深奥莫测、晦涩难懂不同，皮尔士、詹姆士和杜威等人在表述自己的理论时避免抽象思辨，其含义相对简单明了。他们对什么是实用主义都作过清晰明确的阐释。许多哲学辞书和教科书对实用主义的释义也大都一目了然，有一般哲学常识的人理解起来都不会感到困难。由

于五四以来实用主义在中国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都有较大流传，近半个世纪以来在中国进行的政治和思想批判运动几乎都把实用主义当作重要批判对象，因此许多没有研究过西方哲学、对其他西方哲学流派了解不多的人，对什么叫实用主义往往都会有一定印象，能给出某种回答。这些回答虽不见得严密、准确，但往往能涉及到实用主义的某一种意义。

说其复杂，是因为实用主义哲学家们对实用主义的意义的具体说法彼此并不完全一致，所强调的意义更是各不相同。这不仅是后期的实用主义（新实用主义）对早期的实用主义（古典实用主义）有重要的改造和发挥，早期的主要代表人物皮尔士、詹姆士和杜威等人在对实用主义的理论的表述形式、重点等方面也往往不同。例如，在皮尔士实用主义中意义理论具有相当突出的作用，詹姆士往往强调实用主义作为真理论的意义，杜威因强调实验和探索而把实用主义称为实验主义（Experimentalism）。同一哲学家在不同角度和语境下对实用主义的含义往往也有不同表述。杜威在谈到思想、观念的真理性在于它们能充当人们的行为工具时，称自己的理论为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当他谈到作为有机体的人与环境、或者说经验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时，他称自己的理论为经验自然主义（Empirical Naturalism）。我们当然可以用实用主义的这些特定的理论形态来表述实用主义，为了使对实用主义的理解有更多的具体性，也应当具体地研究和阐释这些特定的理论形态。但是实用主义的这些特殊的表达都有不同程度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它们往往在突出了实用主义的某一特殊意义而忽视其他意义、有时甚至是更为重要的意义。如果我们把某一个实用主义哲学家的某一种特定的理论当作实用主义的一般理论，甚至当作是整个实用主义的核心理论，那就可能以偏概全、或者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样势必对实用主义的根本意义产生某种扭曲。实用主义在中国过去长期被

简单否定，从社会背景说是由于左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干预，从理论根源说是由于人们往往只注意到了实用主义的某一或某些的确存在的特殊的意义，而忽视或者没有去追问实用主义作为一种相当广泛的哲学思潮的根本意义。如此说来，准确地回答什么叫实用主义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因此，为了把握实用主义的根本意义，我们不能只着眼于某一位实用主义哲学家的理论，更不能只着眼于他们某一方面的理论，而要揭示贯彻于实用主义的各个代表人物以及他们的学说的各个方面的理论的意义。这就要求我们透过实用主义的各个方面、或者说它的各种特殊理论去揭示它们的共同的理论取向。在实用主义的各种意义中，我觉得只有对行动、行为、活动、过程的强调，也就是对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强调才是它们的共同理论取向，因而也只有这种意义才是实用主义的根本意义。

中国哲学界过去在谈论实用主义时往往把它归结为一种真理论，似乎皮尔士、詹姆士、杜威等人把真理与有用相提并论的观点就是实用主义的根本观点。英国哲学家罗素和布拉德雷以及美国哲学家洛夫乔伊等人在批评詹姆士和杜威时也是抓住这一点。其实这些哲学家对詹姆士和杜威的真理论的理解都有片面性。这点暂时撇开不论，单就皮尔士、詹姆士和杜威的真理论本身来说，也不能说就是他们的根本性理论。他们把真理当做行为的工具，已经表明他们认为行为具有比真理更高的意义。真理的目标是适应行为、行动、实践的要求，只能由行为、行动、实践来检验和证实。真理作为一种观念的存在不是静止的存在，而是一个由此及彼的发生过程；真理不是处于人的行动之外，而是处于行动之中，是在人的行动和实践中获得的。总之，一切真理都以人的行为、实践为转移。离开实践来谈论真理，那真理就失去了任何现实意义。例如，在皮尔士看来，任何认识和真理如果不能引起行为和习惯，就没有任何意义。杜威也一再强调真理之所以成

为真理完全在于其引起行动的功能。

随着语言分析哲学在美国的流行，用语言分析理论、特别是意义理论来解读实用主义的风气在一部分美国哲学家中相当流行，皮尔士关于观念、真理的意义应当由实践来证实的观点被当作是一种意义理论。因而皮尔士哲学、甚至整个实用主义哲学的核心就是意义理论。中国哲学家中也有人赞成并援引这种观点。应当承认，这些哲学家的观点有一定理论根据，他们对实用主义的某些阐释也很有价值。然而，意义毕竟是一个极为宽泛的概念，可以运用于一切领域。如果因为一种理论具有意义就说它是意义理论，那任何理论都将是意义理论。这就等于什么也没有说。所以谈论某种意义理论时，首先应当限定意义所指，也就是意义的意义是什么。当语义学家谈论意义的意义时，他们同样不能不赋予语义以某种所指的意义（不管是作为对象语言的意义还是作为情感语言的意义）。皮尔士曾被语义学家引为权威。他有时确用符号来表示意义，但符号的意义归根到底还是要超越符号本身而及于符号以外。总的说来，从皮尔士起，实用主义哲学家所谈论的意义的意义仍然是相对于人的行为习惯、实践而言的。皮尔士明确地说：对一个概念的最完备的说明在于对这个概念所必然引起的习惯的描述，一个事物的意义简单说来就是它所涉及的习惯。离开了行为、习惯或者说实践，所谓意义就变成了无意义。因此后来詹姆士、特别是杜威并不强调意义理论。杜威后期甚至批评了分析哲学家们的意义理论。在和 Arthur F. Bentley 合著的《认知与所知》（*Knowing and The Known*）一书中，明确地提出意义这个词含混，建议根本就不要使用。如果把杜威的实用主义也归结为意义理论，恐怕他不会同意。

杜威等实用主义哲学家虽然都批判作为存在论的传统形而上学，但他们又都企图建立一种摆脱传统形而上学的弊端的新的形而上学。杜威的经验自然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形而上学。而这种形

而上学同样通向人的行动、行为、实践。杜威的经验和自然概念当然都具有形而上学的意义。但它们与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有着原则区别。它指的既不是物质的存在、也不是观念的存在，而是人作为生物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一种相互作用、或者说贯通作用。在此，有机体（经验）是处于一定环境（自然）下的有机体，环境是受到有机体作用的环境。二者不是分离开来的独立的存在，而是处于相互作用、贯通的过程之中，而这正是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过程。因此，从存在论上说，杜威等人的哲学的根本之点同样在于对行动、生活、实践、过程的强调。一些西方哲学家把杜威哲学归入所谓过程哲学之例，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杜威等实用主义哲学家其他方面的理论同样以生活和实践为中心。例如，杜威的探索方法既不同于传统的经验派和理性派哲学家的方法（例如传统逻辑的经验归纳法和理性演绎法），也不同于现代分析哲学家的现代逻辑或语言分析方法和现象学家的现象学方法，其根本之点就在杜威把探索过程当作是知和行、认识和实践统一的过程，而这正是行动、生活和实践的过程。

总的说来，杜威等实用主义哲学家最关注的是处于现实生活中、或者说处于一定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人的生存和命运。如何通过人本身的行为、行动、实践来妥善处理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其所面对的世界（自然和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排除人所面对的种种困惑、疑难和障碍，由此使人不仅得以继续生存下去、而且还能求得发展，这些就是他们的哲学最关注的根本问题。实用主义正是由此被称为是关于人的实践和行为的哲学。

如果说皮尔士和詹姆士以及其他一些实用主义哲学家对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强调大体上只是当作哲学的一般原则的话，杜威哲学的突出特色就是把这一原则贯彻于人类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各个领域。与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通过曲折的道路才返回生活世界不同，与只关注逻辑和语言的意义分析的分析哲学家更不

同，杜威的哲学直接面向现实生活。杜威一生在哲学上所关注的不是去建构庞大的体系，也不是去从事语言和逻辑的意义分析，而是满腔热情地从哲学上去探究人类在现实生活和实践各个领域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及其解决办法。在杜威的全部论著中，关于政治、社会、文化、教育道德、科学技术、审美和宗教等各个领域的具体问题的论述占了绝大部分。他的哲学的精粹和生命力大都是在这些论述中表现出来。正因为如此，杜威哲学对美国现实生活的一些重要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实影响。也正因为杜威哲学直接面向现实生活这种特色，当它传入中国后，它对中国的现实影响也远远超出任何其他西方哲学。

第二，杜威的哲学改造适应了西方哲学现代变革的潮流。

杜威把对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关注放在哲学的核心地位，这不仅是继承和发展了皮尔士和詹姆士等人强调行动和实践的哲学的基本倾向，也适应了包括美国哲学在内的整个西方哲学由近代向现代转化的潮流。这一转折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型，用库恩的话说是范式的转换。

我这里所谓近代西方哲学，指的是从笛卡尔到黑格尔时代的哲学。这个时代通常被称为理性主义的时代，用罗蒂、德里达等人的话说，就是体系哲学、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主体性形而上学、在场的形而上学的时代。现代哲学泛指黑格尔以后至今的整个时代（包括汉语中的当代）的哲学，这个时代就是对以形而上学等为特征的近代哲学采取批判态度的时代。这两个时代具体如何划分似乎不是哲学家们争论的焦点。意见分歧较大的是如何从总体上对它们加以评价。西方哲学家由于哲学立场不同对近现代西方哲学也会有不同看法，无论对近代哲学或现代哲学都可能采取批判态度。但他们一般不会全盘否定，对现代哲学更是如此。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待西方近现代哲学的态度情况较为复

杂。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承认他们批判地继承了近代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优秀遗产，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对西方近代哲学大都既有批判、又有所肯定。但是对于西方现代哲学，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起大体上就只是否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他们所处时代的资本主义已经腐朽，因而必须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这使他们对于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的理论基本上采取否定态度。他们在晚年已意识到资本主义并未腐朽，甚至还有较大生命力，因而对同一时期西方哲学家的哲学不应简单否定，他们对此表现过更正的意向。但未来得及充分发挥。他们逝世后。他们晚年的这种转变没有引起注意。随着左的思潮在马克思主义运动中越来越得势，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的西方哲学越来越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化被认为是由唯物主义向唯心主义、由进步向反动的转化。这种观点在近一个世纪内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中国几十年来对实用主义等现代西方哲学采取全盘否定态度与这种左的思潮的传入直接相关。

因此，为了在中国对实用主义等现代西方哲学作出符合实际的评价，必须排除左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干扰所造成的扭曲，对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现实的历史进程重新进行研究，揭示其本来面目，并由之重新作出评价。我在最近十多年来一直在努力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在经过了多年的探索后，我提出了两个与以往受到左的扭曲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正好相反的观点。第一，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转折不是由唯物主义转向唯心主义、由进步转向反动，而是哲学思维方式上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型，它标志着西方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主要表现为多数哲学流派各以特有的方式力图使哲学研究在不同程度上从抽象化的自在的自然界或绝对化的观念世界返回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企图以此摆脱以构建无所不包的体系等为特征的近代哲学所陷入的种种困境，为哲学的发展开辟新道路。第二，马克思的哲

学变革与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型虽然存在着重要区别，但二者在超越西方近代哲学的种种局限性、体现时代精神的发展方向上殊途同归。

我已在其他地方反复论证了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向或者说转型。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思潮不仅适应了、而且在一定意义上引领了这一转型的潮流。杜威一再强调他对西方哲学的变更是一种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哲学的改造。由于杜威的哲学的改造直接继承了皮尔士对近代哲学的超越，我们在此先简单提一下皮尔士。

皮尔士哲学带有明显的由近代到现代过渡的特色。他既企图以符号学来改造康德的先验论，并由此构建一种新的形而上学，但又明确地反对笛卡尔的形而上学，并把对笛卡尔的批判当作是对以基础主义、绝对理性主义、体系哲学等为特征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批判。他反对近代哲学认识论的直观性和绝对性，特别是反对把知识看作是作为主体的个人的自我确定，而强调应当将其看作是“共同体”中充满活力的不断商讨的过程，也就是具有现实性和社会性的实践和探索过程。知识并非确定的、绝对化的和终极的东西，而只能存在于这样的探索过程之中，不断受到否定和批判。皮尔士企图由此实现其对传统哲学的改造，将其从有关确定性的知识论转向有关现实性的实践论，也就是将以认识论为中心的传统形而上学改造为一种强调探索和实践过程的实践哲学。他所要论证的正是人类探索的现实过程，也就是从科学和理性出发具体探索展开这一过程所需要的各种现实要求。换言之，不是去探究这一过程的具有确定性的标准，而是探究这一过程是如何现实地展开的。而这正是他的实用主义实践观的基本含义。他对西方近代哲学的态度以及他自己的全部哲学理论都在不同程度上都体现了这种基本思想倾向。这种倾向正是欧洲哲学家在 19 世纪中期即已表现出的现代哲学的倾向，皮尔士则是在美

国体现这种倾向的最早的代表。

关于杜威如何发挥皮尔士的实践哲学，超越西方近代哲学的种种局限性，并引领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型的潮流，从他的哲学的各个方面都可以得到证明。他对探索理论的阐释就是对皮尔士最早提出的探索理论的全面和充分的发挥。在杜威哲学中，探索过程是主体和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它既是认识过程，又是实践过程。探索不仅使主客心物等统一起来，也使认识和实践统一起来，从而不仅克服了传统哲学的各种形式的二元论，也克服了传统哲学的各种形式的形而上学，使哲学发展走上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杜威的经验自然主义、实验主义、工具主义也都从不同角度体现了对近代哲学的超越，特别是对经验和自然、精神和物质、经验和理性、思想和行动、认识和实践、知识和价值等的二元对立的超越，对主体性形而上学、思辨形而上学的超越。而所有这些超越都是通过作为有机体的人与其所面对的环境的交互作用实现的。杜威把人和自然、经验和理性等的相互作用看作是一个不断发生和发展的无尽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正是人的生活和实践的过程。

我们不妨以杜威的经验自然主义为例来进一步说明。经验自然主义的主旨正是克服各种形式的二元论。它不把经验当作知识或主观对客体的反映（认识），也不把经验当作独立的精神（意识）存在，而当作主体和对象、即有机体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杜威接受了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认为作为有机体的人在生存中总要遭遇到某种自然和社会环境，必须对之作出反应，以适应环境。人与环境的这种相互作用就是经验。生活和行动着的人与他的环境（自然或社会等等）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是一种将彼此联系在一起的“贯通作用”（transaction），表现为一个主动和被动的过程。经验正是这样一种“贯通作用”和过程。上述

一切二元对立都在这一贯通作用中得到了消解。而这种贯通作用、能动和被动的过程正是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过程。总之，一切对立只有在交互作用（interaction，相互作用）、或者说贯通作用之下才真正存在，也只有在这种交互作用和贯通作用之下才能得到解决。杜威的交互作用、或者说贯通作用观实际上就是人的现实生活观，人的实践和行动观。杜威正是通过这种生活和实践观完成了对传统哲学的改造。

杜威的上述观点体现于他的理论的几乎一切方面。作为一个例证，我再提一下他所谓的哲学上的“哥白尼革命”（Copernican revolutions）。在西方哲学家中，有两个重要哲学家提到要进行哲学上的哥白尼革命。一个是康德，另一个就是杜威。

康德的“哥白尼革命”的主要观点是：以往哲学的根本特点是认为主体必然围绕着客体（对象）转，突出了自我、主体性原则的笛卡尔哲学也不例外。因为他仍然把回答主体如何与客体相符合当作必须回答的认识论的首要问题，而康德则认为客体应当围绕着主体转，因为他肯定对象由先验自我本身所创造。康德的哥白尼革命标志着近代主体性形而上学的完成。杜威则认为康德的革命不是按照哥白尼的方式。因为生活于地球之上的主体（人）总只能以地球为中心来看世界。康德以主体中心论代替了客体中心论实际上倒退到了托勒米的以地球为中心的方式。杜威肯定康德对人类理智的能动性的强调，但认为康德强调过分，以致使人类理智脱离了作为其存在背景的自然。而在他看来，人只有在其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才能有能动作用。哲学上的真正的哥白尼革命正在于肯定这种交互作用。如果说康德的中心是心灵，那末杜威的新的中心指的是自然进程中所发生的交互作用。正如地球或太阳并不是绝对的中心一样，自我或世界、心灵或自然远不是这样的中心。一切中心都存在于交互作用之中，都只具有相